

INSIDE & OUTSIDE OF THE RED WALL

红墙内外

Record of Mao Tse tung's life



毛泽东生活实录

权延赤 著 昆仑出版社

新中国纪实丛书

红墙内外

—毛泽东生活实录

DZ89/23



权延赤 著 / 昆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0323

1170323



红 墙 内 外

——毛泽东生活实录

权延赤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9·字数 189,000

1989年5月第1版·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0,000

ISBN 7-80040-141-3 / I · 126

定价：3.70 元

前 言

古往今来，那些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活总是吸引着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深深吸引着亿万读者。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领袖人物往往会在挑战面前充分显示其才华胆魄。这时，人们也容易评论这个领袖人物的品格，衡量他的功过得失。

然而，需要领袖人物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他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像普通人一样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的缠绕，去应付这种烦人的无休止的挑战。正因其普通，所以不大引人注目。

我在本书中所要记述的就是这种不大引人注目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活情趣，从工作学习到吃喝游玩以及喜怒哀乐。虽然缺少叱咤风云、惊心动魄，却也有血有肉，生动活泼。

本书各文取第一人称叙述，旨在从我的采访对象中选出八位曾经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对他们所见所闻作一客观记录。去除那些“个人迷信”之色彩，还其血肉真情，以便于人们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 and 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他还对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说：“我和我的亲人见面不多，只有你们和我

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的情况你们最了解。”

这个“你们”，包括了四个系统的人：卫士、警卫、医护人员和秘书。其中，以卫士（又称贴身卫士）最近，真正是朝夕相处，吃穿住行，一步不离左右。所以本书以卫士们的叙述为主，也选了医生、警卫、保姆和列车工作人员的叙述。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乘吉普车进京。他将此行称为“进京赶考”。一脚车上一脚地下，他扭头望住周恩来：“进京赶考去！”风度潇洒的周恩来微笑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向东凝视良久，忽然深吸一口气，自信地笑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个好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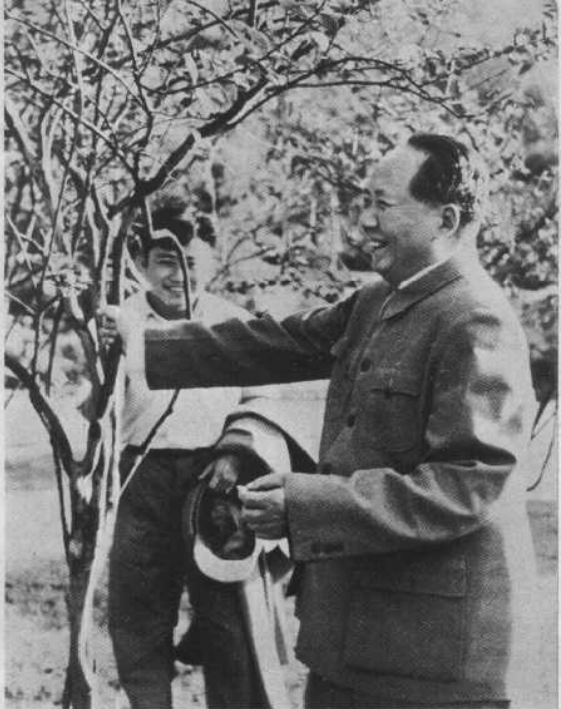
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住香山双清别墅。5月份，迁入中南海，住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

“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

这是前人对中南海园景的描写。中南海位于北京故宫西侧，与北海旧称“三海”，又名“西苑”、“太液池”，有八百亩土地七百亩水面。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各朝，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民国时这里曾设立过“总统府”、“大元帅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处所。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那时至今，行人只要路经这里，便忍不住朝那一围高大厚实的红墙凝视。肃然、神秘。那里面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其实，毛泽东并非总是生活在红墙内，他的足迹遍全国。所以，我的这本书叫了《红墙内外》。

毛泽东和卫士李连成



毛泽东和游泳健儿在一起





(左) 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女儿合影

(下) 毛泽东给身边工作人员的信

林克高知子张子衡
 王向先小卦汪东
 七月间王向先
 除北京以外，你们
 都下去，不在北京
 阳奉阴违，明目
 张胆，又搞极左

身别会莫
 你们每人付
 我极极士
 如何用幸
 气正候暖
 一月二日
 两星期
 神

神此也你们如平视
 我陪你们这半年内知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六日
 你们大

13
 你们如平视
 这半年内知
 十一月二十六日
 你们大

目 次

0389/25

前言	1
血肉性格	1
盼望挑战	35
英雄气，儿女情	81
我与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103
专列进行曲	139
高处不胜寒	174
陪领袖跳舞	204
红墙内外的生活	222

血肉性格

他脸孔略显瘦削。瘦削的脸型出棱角，男子气足。单是相貌剽悍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穿警服，腰上常佩枪，某种人见了不免心里要犯嘀咕。但我们见面亲，可以随便“侃大山”。

你看银幕上的“毛主席”表演得像吗？

貌合神离，少了血肉和性格。

作为贴身卫士，你曾经很接近毛主席了？

吃穿住行，形影不离。

谈话多了，便不能平静。感觉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确确实实是伟人，极伟大的人。

卫士长李银桥回来了。拿起我写好的决心书：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毛主席。

“哈哈，你还能写出一句话么。一句话错两个字。”卫士长难得一笑，将满头黑发那么一甩：“走吧，跟我去见毛主席。”

走进毛泽东书房，我一下子张大嘴巴：天哪，这么多书！比我认识的字还要多千百倍，满屋书架都要胀裂一般。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伏案阅读。灯光炫目，他全身闪耀出麦芒一样长短不齐的光。我不知这是泪水折射的缘故，以为毛泽东真是全身放光芒。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小声报告。

“唔，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仍在看书。连问两遍不听见回答，便缓缓扭回头。

我痴痴僵立，无声无息。泪水像小河一样淌。

毛泽东起身来到我身边。大手轻轻按在我的头顶上，将头发揉搓，就那么随随便便一拍：“嘿，还是个娃娃呢。”

于是，我醒了。光芒敛去，看清一张早已熟悉的面孔，本能地叫出一声：“毛主席！”

“嗯，”毛泽东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封耀松。”

“噢，那你是不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

“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哈哈。”毛泽东开心大笑，手指头按在我胸前第二颗纽扣上，“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噢。那是一个字，懂了吗？”

我眨眨眼，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十六。”

“爸爸妈妈干什么？”

“爸爸拉黄包车，妈妈在家里。”

“又是一个骆驼祥子么。你自己过去干什么？”

“在点心铺学徒。去年工会把我送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后来，厅长王芳带我来到北京……”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二、三、四……”毛主席开始数步，数到一百二十下，准确踏入书房的门，“现在十分钟了。”

我说：“主席，你该休息了。”

“不能睡哟。”毛泽东手指敲敲桌上的文件，“你服务得很好，我不把这些文件看完，就该输给你了。”

交班时，我嘱咐卫士田云玉：注意点，主席还没睡觉。

毛泽东这几天心情愉快，与容国团夺回一项世界冠军不无关系。恰好国内外没什么大事，高兴了，他也玩几下“卫生球”。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我们三个值副班的卫士打乒乓球。毛泽东看见了，便走进来参加：“我也来玩玩小球吧。”

平心而论，我球艺虽然差，若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便规规矩矩把球送过主席那边。

毛泽东打球可不规矩，像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我便奔跑不迭，应接不暇，流下汗来。

我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瞪大眼，虚张声势盯住我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艺，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

毛泽东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一推，只轻轻一推，乒乓球便奔我的左案角落来。球速很慢，可我的重心已经右倾，急切里扭转，便失去平衡，差点滑一跤，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弹

起来，朝地面坠落。

毛泽东哈哈笑，吮一吮下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能使毛泽东高兴，松弛一下过度疲劳的脑筋，始终是我们卫士的心愿。

一盘球打完，李银桥来了，招呼我们去搬沙发。

毛泽东书房里的大沙发，准备搬去另一个房间。李银桥指挥我们几个卫士搬。沙发大，门小，试过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进来了，问：“怎么没搬出去？”

我说：“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看我们，在沙发左右踱步。时而望沙发，时而环顾书房，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步，作严肃思考状。我们有些不安。不知谁小声喃喃：“主席，要不然……”

毛泽东用手势打断，慢条斯理问：“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

我们立刻赧颜地低了头。

寂静中，有人吃吃窃笑，小声说：“盖这所房子的时候，中国大概还没有沙发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招呼一声，我们便又干起来。这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笑着望望我们。沙发一出门，他便走过来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我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后来，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表扬李银桥的工作时，将这句话精练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天，他在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

毛泽东带我们去游泳池学游泳。他说：“中国那么多大江大河大海大湖，你们都是旱鸭子可不行。”

毛泽东站在池水中，让我们卫士环绕他四周。老人家兴致很高，下操一样大声喝令：“憋气！”

我们卫士立刻都憋了气。有的鼓嘴，有的瞪眼。

“听口令扎下头去，别害怕——下去！”毛泽东一声令下，扑通，率先将头扎入水。

扑通通，我们跟着将头扎入水。

片刻，毛泽东唿隆一声冒出头，见我们跟着冒出头，便喊：“喘气！再下去！”

可是，我呛水了。吭吭直咳，便想朝岸上爬。

“浙江人不会游水，该打屁股。”毛泽东并没有打我屁股，大手不轻不重打在我背上。我便咳得更欢，还夹带着笑。只听毛泽东喊：“莫用鼻子，用嘴喘气。听命令。憋气！下去！”

扑通通，我们又随毛泽东将头扎入水中。工夫不大又唿隆隆冒出水面……

就这么“扑通”“唿隆”一番，我们几个卫士竟都学会了游泳。真快！后来，我们随他老人家游邕江、游长江、游湘江